

俗學非國學論

古水

丙申年八月十六 / 2016-09-16



自辛亥鼎革以來，吾國之學，日以陵夷，丙午後更幾絕於世，一則歐風侵襲，中國以積弱之故，力難相當，今雖猶未可誇富，而西學弊端已見，國人信心日復，未足懼也。宜當患者，俗學翕興，枉人之材，窒人之耳目，一如東坡所言，致「士不能自成」也。

昌黎《原道》曰：「博愛之謂仁，行而宜之之謂義，由是而之焉之謂道，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。」其所謂道德仁義者，堯舜之道德，孔孟之仁義也，而今之俗學言道德仁義者，不入於老，則歸於佛，是混邪說與正道，等異論於常經，乃欲倚之而發文明之祕蹟、索科學之幽隱，不啻緣木求魚、水中撈月，徒勞而無益也。

俗學之盛，國學之危也。俗學所教人者，假國學之皮，變忠義為盲瞶、孝悌為愚迷，鼓吹因緣果報，宣張報應天數，以之恫嚇黎老、怖懼烝民，詐欺取名，憑口牟食。庶萌無知，往往惑於唇舌，反信其言，以為踐律蹈禮，猶自沾沾，頗有得意，詎知歧道亡羊，追逐不得。此輩所謂「經典」者，《弟子規》是馴儒偽學，茂才淺見亦敢僭稱聖言，《了凡四訓》是釋流侈譚，船山斥其「畫地成牢以陷人」。諸若他書，識者大抵無所可否，但微哂耳。

道統不繼，橫渠病之，以為「孔孟既沒，諸儒囂然，不知反約窮源，勇於苟作」，俾精義不明、謬說流行，為佛老伺隙入趁，豈不扼腕？「反約窮源」者，溯回本原也。求解於經，察明於物。雖聖賢君子遠逝，而其書俱在，吾人可考而知也，胡為乎信佞而害慧哉？

「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」，此吾國學者之精神。其所究、所通、所成者何也？規矩也，法則也，道理也。行不逾矩，遵法循道，此探究社會、歷史、科學、藝術種種學問共通之處，亦國學奧妙之維繫，即「天人合一」也。

讀《論語》可修仁義，讀《孟子》可養浩氣，讀《大學》可知日新，讀《中庸》可致中和，《詩》陶情，《書》明忠，史則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、《通鑑》，韻則《楚辭》、漢賦、唐詩。凡中華上下五千年，可讀之書浩若煙海，矧近世科技昌明，楮價卑廉而網絡發達，洵學者之盛時也，

焉乃反爲俗學者所詒，拾其陋識，飽其私橐也哉？

《書》云：「天矜於民，民之所欲，天必從之。」鄧公之後，民氣復盛，此所以國學之再興也。然而絕學待續，俗學逞肆，道之不彰，余不能不爲杞憂也。